

武松打虎

揚州評話《水滸 武松》選段

陳蔭堂 口述

橫海郡柴進留賓
景陽崗武松打虎

灌口二郎武松神武松，在河北滄州柴莊小梁王柴進府中避禍，得著哥哥消息，辭別王駕，趕奔山東陽谷縣尋兄。在路非止一日，走了二十餘天，今日已抵山東陽穀縣地界。其時十月天氣，太陽大偏西。

武松腹中饑（？），意欲打尖。擡頭一望，只見遠遠烏酣酣一座鎮市。英雄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大踏步前進。到了鎮門口，只見扁磚直砌到頂，圓圈鎮門，上有一塊白礮石，寫了三個大字：“景陽鎮”。英雄搶步進鎮。只看見街道寬闊，兩旁邊店面整齊。就在右邊有一家三間簇嶄新草房，簷下插了一根簇嶄新青竹竿，青竹竿上挑了一面簇嶄新藍布酒旗，藍布酒旗上貼了一張簇嶄新梅紅紙，梅紅紙上寫了簇嶄新五個大字：“三碗不過崗”。再朝店裏頭望望，只看見簇嶄新桌凳，簇嶄新鍋竈，簇嶄新案板，簇嶄新櫃檯，簇嶄新的人。啊，用物東西有新舊，人哪塊有新舊？噯，就在櫃檯裏頭坐了個二十出頭的小老闆，櫃檯外面站了個十幾歲的跑堂的，人常說“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換舊人”，所以這也要算得是一新。

這一刻小二看見有個人站在門口，曉得顧客來了。他頭戴一把抓帽子，圍裙頭兒紮得俏波波的，肩頭上搭了一條毛巾，笑嘻嘻地走上前，望住武松，說“爺，到小店打尖吧，小店粟黍粥、高粱飯、雞子、饅首，東西好，價錢又公巧。”“小二！”“是，爺。”“你店中可有好酒？”武松

未曾進店，先問好酒何來？哪曉得在那個時候的人啊，好四個字：酒、色、財、氣。武松這個人，只好兩個字，好貪杯，好動不平之氣，財、色二字跟他無緣。武二爺看看這個鎮市不大，店面也不是太大的，心裏有話：恐其沒得好酒吃，與其沒得好酒吃嘛，我就不進店了，就趕下家。所以武二爺未曾進店，先問有沒得好酒。“是，爺，小店旁的東西不敢講好，小店的酒是身份怪高。來往的 過客送小店八句。” “哪八句？”

“造成玉液流霞，
香甜美味堪誇，
開壇隔壁醉三家，
過客停車住馬。
洞賓曾留寶劍，
太白當過烏紗，
神仙愛酒他不歸家，”

“他上哪里去啦？”

“醉倒在西江月下。”

“好酒！”乖乖！這酒就象個好的，開壇隔壁就醉倒三家。這種就不要吃，聞聞就醉了。裏太白到他家吃酒，愛他家酒好，把身上錢吃完了，把個烏紗褪下來押酒吃。呂洞賓到他家吃酒，歡喜他家酒好，把身上錢吃光了，把寶劍下下來押酒吃。你說這個酒好是不好？

武二爺這一刻搶步進店，穿店堂，進腰門，過屏風，到第二進。第二進也是一大廳，噯，哪曉得一個人都沒得。什麼道理？已經過了中飯市了。武二爺這一刻把包裹、哨棒旁邊桌上一放，人在當中一張桌子首席首座朝下一坐。小二打了個手巾把子，泡了一壺茶。“啊，是，爺駕，你老人家究竟用什麼酒肴？” “好酒好看多拿這麼一點。” “歐，就是了。” 莫忙啊，剛才這個小二在門口講話說的是北方話，怎麼到後頭來，怎麼玩本地話的呀？噯，哪曉得啊，這個小二，本來就是本地人，說的就是本地話，站在門口招攬來往的過客，怕本地話人家聽不懂，就學了幾句北方話。對不起，只得

這個幾句，多一句還沒得。到了後頭，玩不起來了，只好玩本地話了。小二到了後面，拿了一塊牛肉，足有二斤多重，切成（木+號，木+號）薄片，大盤子一裝，老鹵子一澆，帶了一壺酒，剝了十幾個雞子，兩盤饅首，又帶了幾個餅子，一託盤，又帶了一雙杯箸，到了前面，到了武松面前以後，把酒肴朝下一放，託盤撤去。小二垂手落肩，站在武松旁邊來伺候他。

武二爺看見就到了，酒壺一把抓，“沙……”斟了滿滿一杯酒。

再朝酒裏頭望望：唉喂，不對嘛。什麼玩意（藝 362/18）？剛才聽他家說啊，這個酒就象個好的哪，這種酒何嘗好器啊，啊？香味全無。安，說不定不中看中吃吶，吃吃看沙。武二爺酒杯一端，“口……”“啞啞啞”，唉喂，吃到嘴頭淡歪歪的，一點個勁都沒得。剛才小二說，他家這個酒就象個好的哪。我來問問看沙：“小二！”“嗨，爺駕。”“這就是你店中的好酒嗎？”“嗯，不是的，嗨，這個酒是小店的中等酒。”“你因何不拿好酒來給爺吃？”“歐，爺駕，這個好酒，要吃可以咧，就是‘三碗不過崗’。”“好！”武松心裏好歡喜。剛才在門口看啊，這個酒旗上寫的“三碗不過崗”，不曉得究竟什麼意思，噢，原來是酒名。“怎麼樣叫‘三碗不過崗’？”“告訴你沙，爺駕哎。本鎮叫景陽鎮，離鎮七裏路有一座崗，叫景陽崗，它是東西大路，顧客如果要是經過這個地方朝西走的話，是必經這個崗經過不可，要是有人吃了本店三杯酒啊，這一座崗就翻不過去了。所以來往的過客吶，就送小店一個酒名，叫‘三碗不過崗’。”“好！拿一壺來，給爺嘗嘗。”“唔，不能玩。嗨，請問你老人家，還是住在本店吶，還是，嗯，要走路的？”“怎麼子啊？”“我告訴你沙，你老人家如其要是趕路的話吶，對不起，這個酒你還就不能吃。”“怎麼子啊？”“三碗喝下去，你老人家就不能走路咧！”“哈哈，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拿酒！”“歐！”小二把武松望望：乖乖，這個傢夥難玩呢。看見他眼睛裏頭有威光，這個拳頭跟鐵錘仿佛。夥計啊，這個傢夥不大好對付呢。不談，免氣淘，弄一壺酒，打發他走路。小二到了後面，拿了一壺酒來，把原來的一壺酒把它撤去。

武二爺把酒壺一把抓“沙……”斟了滿滿一杯酒。再一望；好！什麼玩意（藝??）看看這個酒色就好，綠澄澄顏色，香味撲鼻，這個酒花字都凝了邊了。唔，這個酒是好酒啊。端起來，“口……”“啞啞啞”，吃到

肚裏頭滾圓的。嗯，酒好雖好啊，只得三杯，碗大，壺小，不得了。不談，叫他添酒。“小二。”“嗨，爺駕。”“添酒。”“唉喂，爺駕，這個三杯酒下去，你老人家就不能走路啦。”“哈哈，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！拿酒！”“歐！”沒得辦法啊。小二接逗就拿酒了。哎，就這個樣子，富貴不斷頭，五壺就下去了。敘理，武松這個酒量，這個五壺酒下去啊，也就正好，正到門。算了？唔，不能玩。武松這個人還就抱整。剛才我跟小二說過了：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。我這個才吃多少啊？五壺酒，一壺三碗，三五一十五碗，我才吃了一半。我如其這個一半不吃了，我就走路，這個小二不問我嘛：“嗨，你剛才或要吃三十碗，怎麼才吃了一半的沙？吹牛，說大話噢？唔，不能玩，不能給人家笑話。“唔，好！”其實，武松這個人，過於認真了。你如其這一刻就是不吃，小二也不會怎幹。武松這個人還就頂真得很哪，三（五）壺酒下去，接逗又玩了五壺。他這個人是說一不二，三十碗，對不起，差一碗不玩。“小二！”“爺駕。”“添酒！”“來了！”“拿酒！”“到了！”接逗又是五壺。十壺酒下去了。怎麼樣？武松不對勁啦，這個臉就跟大紅緞仿佛；說話不對勁了，舌頭都舔了滾邊了“小……小二。”“嗯，爺駕。”“添酒。”“唉喂，爺駕，我看不能玩了吧。”“哈哈，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。”“爺駕，你老人家吃了有三十碗啦。”“噢，倒有了嗎？”“有了有了有了。你望下看沙，這個桌上五壺，哪個桌上五壺，喏，一壺三碗，十壺可是三十碗？”“哈哈，笑天下人沒有酒量，爺吃三十碗，挺身過崗。算帳。”“哎，就是了！算帳到前頭。”小二打了個手巾把子。“呸！前頭聽著啊，來客會帳，四錢五分銀子啊……！”“歐…！”武松背著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到前面櫃檯來算帳。

武松武二爺跌跌踉踉，踉踉蹌蹌，到前面櫃檯來算帳。武二爺到了櫃檯面前，哨棒朝櫃檯面前一戩，包裹拿下來，朝櫃檯上一擺，伸手到包裹裏頭“劈！”把銀袱子掏出來。銀袱子打開以後，裏面有二三十兩的散碎銀子，極大的一塊有二三兩上下，最小的也有三四錢重。武二爺隨手拈了一塊中等的，朝櫃檯上一放：“稱了算。”“歐，就是了。”小老闆把銀子朝戩子裏頭一放，右手拈著戩毫，左手理著戩花子，低頭看看這塊銀子，擡

頭就望望武松的臉色，“嗨，爺駕，你老人家這塊銀子，是個一兩……還欠一分哪。”這個什麼報相？怎麼中間玩“跌斷橋”的？哪曉得這個小老闆啊，其心不良啊，他看見來人的酒意大，想吞吃這塊銀子，以多報少。這塊銀子是一兩五錢四分，他報多少？是一兩欠一分。一兩欠一分就報個九錢九就是咧，要報個一兩欠一分做事？哎，不能玩，你如其報個九錢九啊，謹防來人對銀子有數，啊，他一下罵起來啦：“來歐，我這塊銀子何止九錢九啊？你們店好混帳，想錯我的銀子！”那一來被人家罵下來沒嘴回。所以他說一兩欠一分，這個“一兩”在嘴裏頭拖著，兩個眼睛就望著武松臉色，如其武松有數，武二爺就要問了：“哎，我這塊銀子不止一兩啊？”他底下就好帶舵了：“來來來，夥計啊，不要吵沙，我底下還有話咧，一兩四錢五分哪。”他把底下舵就帶過去了。這一刻，小老闆看看武松這一刻臉上若無其事，曉得不得數，所以他接逗“一兩”後頭來了個帶了個舵，“還欠一分哪”。莫忙，武松對這個銀子可有數沙？他哪塊有數呢，這個銀子是他走河北滄州柴莊動身的時候，小梁王柴進送給他的五十兩路費，沿途用了將近一半，所以現在還剩二三十兩。不要說武松這一刻沒得數啊，武二爺就是有數，這個時候也就沒得數了。什麼道理？酒吃下去了。酒吃下去以後，這一刻已經糊裏糊塗，所以他沒得數。“這塊銀子是多還是少？”“嗨呀，你老人家這塊銀子，要算酒帳，還多這麼點個子呢。”“多了就賞把小二吧。”“歐。”

“就是了，多謝爺駕，不送爺駕，明日請早些咧…！”小二這一刻心裏好歡喜。武松把銀袱子包起來，朝包裹裏頭一擺，背起包裹，提著哨棒，出了店門以後，又東向西而去。

這一刻小老闆在櫃檯裏頭，這一塊銀子他沒有動，兩個眼睛就望著武松出了門，一直到看不見武松為止，才把個眼光收回頭，看看這一塊銀子，手這一擡，“得！”拿了就把它準備朝銀扁子裏頭放了。哎，哪曉得這一刻櫃檯外頭有個人，在塊入神著小老闆呢，哪一個？跑堂的，跑堂的王二。王二站在旁邊，一直盯住櫃檯上這塊銀子。看見小老板正準備把這塊銀子朝銀扁子裏頭放，他玩了喊起來了：“來來，來歐，小老闆哎，這塊銀子多咧，客家說的餘多的都賞了把我。只有我們小二領賞，到哪塊你這個東家領賞呢？”“不錯哎，小夥哎，這塊銀子是多咧。我告訴你沙，這塊銀子是

九錢九，客家吃了四錢五分銀子的酒帳，來歐，我把這塊銀子拿起來，我把餘多的銀子五錢四分，我來把你。” “不不不，小老闆啊，你把這塊銀子把我。哎，這塊銀子九錢九，客家吃了四錢五分銀子的酒帳，我吶，會個四錢五分酒帳把你。” “來歐，小夥哎，你把我，我把你，不是一回事嗎？” “呃不不不，小老闆啊，你把這塊銀子把我。” “來歐，這塊銀子我拿。” “不行，你要把我。” “來歐，小夥啊，你什麼事要這塊銀子沙？” “來歐，小老闆啊，我就不懂死啦，你什麼事要這塊銀子沙？” “我告訴你沙，有件事咧。前兒個你家嫂子吶，叫我代她打根簪子，本地銀的銀色我覺得不好，如其進城的話路又太遠，我看這塊銀子銀色著實不醜，我想拿這塊銀子代你家嫂子打根簪子。” “來歐，不要忙歐，小老闆啊，我家那個嫂子是個寡婦啊，她怎麼叫你給她打簪子的沙？” “唉，不好了，笑話，笑話。不要鬧了，不要鬧了，我告訴你歐，不是你家那個嫂子。” “不是我家嫂子，是哪個沙？” “我告訴你沙，我比你見長幾歲，我可酸是你的老大哥啊？” “啊，這個不錯。” “我的老婆可是你的個嫂子啊？” “歐，就這麼個嫂子啊。我還以為我家哪個嫂子的。”

東夥兩個在這個地方，為爭這塊銀子，正爭得熱鬧的時候，門外頭有個人回來了。……